


梅门造 / 著


永远是年轻

在总政歌舞团的日子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85469

责任编辑○王 侠 / 责任校对○刘晓京 / 封面设计○十亩工作室○裴海斌

歌舞团建团五十周年，邀请一些老同志
参加演出，合唱队第一排右起第9人是作者。

ISBN 7-5033-1707-8



9 787503 317071 >

ISBN 7-5033-1707-8/I · 1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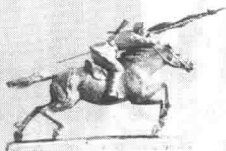
定价:25.00元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歌舞团建团50周年

永远是年轻

——在总政歌舞团的日子

梅门造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是年轻/梅门造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3

ISBN 7-5033-1707-8

I. 永… II. 梅…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147 号

书 名: 永远是年轻

作 者: 梅门造

责任编辑: 王 侠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35 千字

印 张: 12.125

印 数: 1-110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07-8/I·1369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自序

走进如歌的岁月



男声小合唱《澧水船夫号子》 领唱：梅门造

我的二儿子田田带回一本印制得十分精美的画册，是总政歌舞团为纪念建团45周年而编辑出版的。画册的前面部分，有一些黑白老照片，比如：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两次出访苏联和东欧、赴朝鲜和缅甸访问，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组织文化小分队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歌舞团的种种感人画面。我细细地看了一遍，照片中能找到我和老伴田宏生踪影的，大约有十几幅。另外还有两幅照片的说明词，印上了我的名字。一幅是演唱《说稀奇，不稀奇》，说明词是：作词李行、梅门造，作曲王森池。另一幅是男声小合唱演唱湖南民歌，我站在中间，其他11个人围在我身后。说明词是：男声小合唱《澧水船夫号子》，领唱梅门造。

读罢画册，我有两个没想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十年来，在总政歌舞团工作过的同志，少说也有上千人，有的人在档案里恐怕也找不到名字了，而我们却在画册中出现了十几次。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画册留下了我的两条深深的辙印——创作和歌唱。

这要感谢画册的编者，他们客观求实地记录了历史。编者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RA080/06



……45年世事沧桑。在纪念总政歌舞团建团45周年之际，每个曾经与总政歌舞团一同走过昨天的人，每个曾经在总政歌舞团的舞台上闪烁过青春光彩的人，那份珍藏心底深处的美好记忆，依然年轻。

从1954年到1971年，我在总政歌舞团工作了17个年头。

我以21岁到38岁的青春年华，跟随总政歌舞团从艰难创业，走向成熟、走向辉煌。

这本题名《岁月如歌》的画册，将我的思绪带回了几十年前那个如歌的岁月……

于是便有了这部《永远是年轻——在总政歌舞团的日子》。

而这本书也正是从我的创作和歌唱这两个方面，记录那个如歌岁月的。

我把它献给我的总政歌舞团。

献给我在总政歌舞团工作时期的战友。

献给曾给我帮助的老师、领导、朋友和亲人。

让我们共同来咀嚼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由于写作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档案资料可供查找，没有类似的回忆典籍可供借鉴，完全凭自己的记忆和几本残存的日记、手稿，加上老伴田宏生的一些记忆碎片，因此，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某些故事的演绎进程，某些表象的深层描绘，难免有偏颇甚至错误。我只是一名普通合唱队员，由于自己的角度所限，难得全面地、系统地描述整个歌舞团的历史，尤其是有关领导层的思路、决策等，我没有可能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好在那不是本书的使命，好在我不是在写史，而只是个人感受的“依然年轻”的心理路程，如能得到您的理解和宽容，请接受我的谢忱。

虽然看到这本画册并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从总后勤部政治部新闻电教室负责人和中央电视台总后记者站站长岗位上离

休,但手头仍有些事情没有做完,还有些工作难得割舍,还有些社会责任不能推脱,只能是抽空今天写一点儿,明天偷闲写几句,但毕竟还是写完了,我是在纪念总政歌舞团建团50周年和接受孩子们对我70岁寿辰的祝贺之日,写完这本书的。

完成了这件事,把记忆留给了未来的岁月,我感到欣慰。

祝福我同时代的战友们“依然年轻”。

祝福我的总政歌舞团“依然年轻”。



自序

走进如歌的岁月



目 录

自 序 走进如歌的岁月 /1

第1章 奉命来京 /1

初识时乐 濛 /1 告别“万岁军” /4 高元
钧发火 /7 百多人唱一个调子 /10 合唱
队员是个啥模样? /15 出国访问倒计时 /18

第2章 出访捷罗波苏 /24

过满洲里 /25 亲近但陌生 /29 我们播种友
谊 /32 美丽的多瑙河 /40 在罗马尼亚“喂
鸽子” /50 西方前哨阵地上的演出 /54 新
盖的旧门楼 /58 自学获佳绩 /63 列宁的
故乡 /68 奇妙的白夜 /76 一寸土地也不
能让给敌人 /78

第3章 在实践中成长 /82

周总理作报告 /82 欢送中国土地上最后的外
国驻军 /89 鱼儿离不开水 /93 黄河大合唱
/96 全军第一次授衔 /99 忙但愉快 /102
学习保派声乐艺术 /106 全军第二届文艺
会演 /119 新婚纪事 /122



第4章 难忘的1958 /128

毛主席听我唱单弦 /128 下放山东当列兵 /134
为时代讴歌 /141 丰富多彩的创作生活 /146
理想不该指责 /149

第5章 旧地重游访朝鲜 /156

想起10年前入朝作战 /156 喜泪流不尽 /165
收复平壤 /167 金日成看演出 /189 军长的回忆 /193

第6章 随周总理访问缅甸 /204

庞大的中国代表团 /205 缅甸独立节 /208
吴努总理热赞中缅友谊 /211 八一足球队挨批 /213
孕育中的东方歌舞团 /217 乘“比都柳号”访勃生 /222
悠悠胞波情 /227 周总理的即兴讲话 /230
奈温将军的中国情结 /232 高歌酣舞之夜 /234 敌人破坏有惊无险 /237
友谊的旅客 /238

第7章 丰富多彩的演艺生活 /244

强烈的战斗性 /246 不断提高突击性节目的质量 /251
浓郁的民族风格 /254 气势磅礴的《反美风暴大合唱》 /256
支援越南 /258 突击编写表扬好人好事的节目 /262

第8章 参加《东方红》大歌舞 /271

为大比武放歌 /271 国家歌舞团 /274 特殊任务 /277
大歌舞《东方红》 /280 我的音乐情结 /283

第9章 再访苏联罗马尼亚 /296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 /296 今非昔比 /300 罢睡斗争 /307
再访罗马尼亚 /313

第10章 战斗在越南热带丛林 /321

周总理改歌词 /321 第二次秘密出国作战 /323
跨过友谊关 /325 同志加兄弟 /329 师文工
队 /340 人人动手创作 /347 蛇的故事 /352
捡残骸 /358 父亲的诗 /365

尾 声 /372

后 记 /375



目
录



纪念建团50周年演出时,在中国剧院休息厅布置了“50年图片展”,图为作者在张爱萍上将与歌舞团合影前的留念。

第1章

奉命来京



刚到北京，还是一套老军装。时年21岁。

初识时乐濛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小七条1号，是总政文工团歌舞团的驻地，全团300多人大都挤在新盖的两座三层楼房里（乐队还有一部分人住在新街口蒋养房的民宅里）。南楼一层东头的第一间房子是团部办公室，一个个子不高的瘦瘦的中年军人在这里接待我。旁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们歌舞团的艺术指导时乐濛^①。时乐濛？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眼前这位和我穿一样军服的人，就是我早已仰慕的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吗？

1952年庆祝八一建军节25周年时，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军第一届文艺体育大会（后称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那时，我观摩过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精彩演出，一批生活气息很浓既新鲜又好听的歌曲就是他们团表演的，而许多歌曲的作者就是时乐濛。那次会演刚结束，那批歌曲就在全军、全军传开了。我回朝鲜时也将这些歌曲带到了前线。记得我回前线部队的时候，我军正和敌人争夺三八线上的394.8高地，战斗异常激烈，在敌人鼻子底下的坑道里，我们军文工团的演

出小分队,就曾演出过时乐濛作曲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大渡河》、《三套黄牛一套马》、《藏胞歌唱解放军》等作品。从那时起我对他就有一种神秘的崇敬。今天,我刚到北京就和大名鼎鼎的时乐濛坐在了一起,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觉得我的两条小腿在微微发抖。

但,时乐濛是个十分随和的人,说话声音不大,带有很浓的河南口音,语气有些幽默,态度和蔼,对人平等谦和,很快就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我发现,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会摆架子,耍官腔。只有那些肚内空空根底浅的人,要靠摆官架子来吓唬人,以求赢得人们的尊重,其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时乐濛和我的谈话很简单、很明确,主要是他“诱导”我同意去歌舞团合唱队“唱合唱”。

在朝鲜时,我们军文工团曾接待过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并给慰问团的总政歌舞团分团作了专场演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可能已经风闻军一级文工团可能撤消的消息,早就瞄上这些经历过战斗考验的志愿军的文工团了。当时我在志愿军三十八军文工团,是主要演员,很容易地就被挑中了。几个月后,总政的调令到了,而我却已被东北军区文工团调到了沈阳。总政就和东北军区交涉:这个梅门造我们在朝鲜就看中了,怎么会被你们沈阳抢先调走了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东北军区只好乖乖地把我放了。

1953年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调到北京,和总政文工团合并,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总政文工团歌舞团,原战斗文工团的领导董小吾和时乐濛成了新的总政歌舞团的团长和艺术指导,魏风^②担任政委。

在歌舞团非常简陋的办公室里,时指导对我说:再有两三个月我们团就要到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演出,这是为执行与他们国家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国家交给我们团的一项光荣任务。时乐濛很技巧地问我想不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看一看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甚至问我读没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知道这两本书是



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读物，几乎很少有人没有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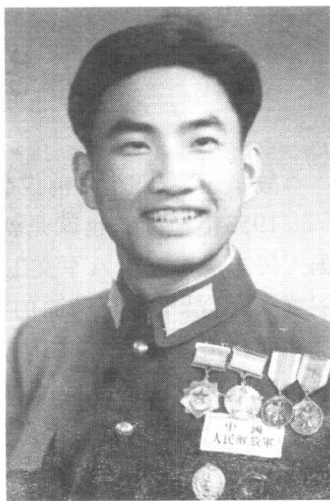
听说有机会到国外去演出，而且是去苏联，对于我来说，是想都不曾想的事，能到苏联老大哥那里去看看，应该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从时乐濛的话语中我感觉到了他是希望我去合唱队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去向有何内幕，只是很单纯地想出国看一看，所以，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当然能去合唱队最好。”

于是，时乐濛得到了我自己愿意去合唱队工作的口实，他高兴了，当即让通信员把我带到合唱队去。我已经忘记这位通信员的名字了，他当时很热情地为我拎起背包，上了三楼。

合唱队队长名叫黄庆和^③，协理员叫孟贵彬^④，他们俩正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说事，我一进屋他们似乎就知道我是什么人，热情地寒暄几句，就让通信员去叫四分队队长来。当张岚来的时候，黄庆和对他说，这是刚从志愿军调来的梅门造同志，今后就是你们分队的人了。黄队长又对我说，这是四分队队长张岚，有什么事找他就是了，他会给你安排的。我给合唱队队长和协理员敬了一个军礼，跟着张岚又下到二楼，他将我安排在201号房间里。我认识了3个寝室的同志，李行、尤学仙和安国柱。

就这样，我成了时乐濛麾下一名专业歌唱演员，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到总政歌舞团后的第一张照片。



告别“万岁军”

故事还要从9个月前说起：

1953年7月底，也就是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夕，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文工团，随部队从朝鲜撤回祖国。我们乘坐闷罐火车，沿平壤至满浦的铁路，渡过鸭绿江经集安回到吉林，驻扎在通化市南边一个叫山城镇的小镇。

整个部队的任务是：赶修营房，整训待命。

不久，根据军委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的精神，野战军的军、师两级文工团队一律撤消。于是，我们的上级，我们的房东邻居，包括东北军区文工团和东北地区一些省的专业文艺团体，纷纷派人来到我们驻地。他们的行踪在我们看来带有几分诡秘，找领导了解情况、调看个人档案、参观节目排练、演出，甚至看我们练功等等。这些行动自然引起了全团上下情绪的波动，大家都在盘算：仗打完了，国内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单位要撤消，今后自己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工作？

虽人心惶惶，但工作不能不做。这时部队正在赶修简易营房，准备迎接东北严冬的到来，我们文工团排练了一组节目，到各团的营房建筑工地慰问演出，那些来人也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实地“考查”。当我们演出结束回到山城镇的时候，各单位的调令和商调函也先后来到了军政治部。根据这些调令和商调函，全团120多人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有的同志转业到地方文艺团体，有的改行到部队从事军事或政治工作，还有的同志因为身体、家庭等原因，要复员回原籍。我和三十几个人接到了上调到东北军区文工团（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前身）的命令。

1953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早，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阵阵袭人的寒风，早早地从我们借住的老百姓民房的缝隙钻了进来，加重了单位撤消、战友离别的悲凉气氛。

永远
是
年
轻





不管工作如何调动,不管命运如何安排,要告别老部队、老首长和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痛。一个昏黑的傍晚,军首长们来和我们道别,他们坐着在朝鲜第二次战役时,从美军骑兵一师手里缴获的吉普车,来到我们驻地山城镇。我记得几位军的主要领导都来了,军长江拥辉,政委吴岱,政治部主任王树君……我们文工团和军首长的关系特别亲近,在朝鲜的时候我们的宿营地总是相隔不远,我们排练新节目的第一批观众,准保是这些对文艺工作特别重视的军首长。他们将我们当成一支特殊的部队来使用,我们曾代表他们给出击的突击队员敬上饯行酒,挂上光荣弹,为凯旋的战士斟上庆功酒、戴上光荣花,给驻地的朝鲜老乡送去慰问品,给兄弟部队送上多彩的文艺节目。朝鲜战争的后期,志愿军中兴起跳交谊舞,军首长和军直机关的参谋干事,都是从我们这里学会跳舞的。他们能清楚地叫出我们大多数人的姓名。今天我们要离开了,这些在三八线上叱咤风云的铁汉子和我们一起和着泪水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我还记得江军长用他那很浓的福建口音,右手高举起盛满通化葡萄酒的玻璃杯,激动地大声说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上,我相信大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三十八军的战士,是全军指战员用流血牺牲打出来的英雄部队的战士。”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我看见泪花在他的眸子里闪动。在一片清脆的碰杯声中,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那首让人热血沸腾的《三十八军军歌》: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
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炼成钢。
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跟着伟大的共产党，
嘿！勇猛地向前进！

歌声又催落了不少战友的泪水。有的同志在歌声结束的时候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而大声号啕了。

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一想，三十八军从1928年跟随彭老总平江起义的老部队，这支叫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鬼子闻风丧胆的钢铁部队，他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可贵的东西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一种永远不服输，永远争第一的思想，一种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这些硬朗的思想作风，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旅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被以后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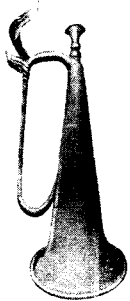
是的，三十八军给了我们革命战士最犀利的武装，我们在这里演绎了一生中最壮丽的青春。大家在猎猎飘扬的“万岁军”军旗前，含泪行了一个庄重的告别军礼，便急匆匆地走上了新的岗位，我和乐队队长秋松同志等三十几个人，则跟着专程来接我们的军区文工团的同志，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任何友谊都无法和战斗中结成的友谊相比，都无法和生与死的考验中凝成的友谊相比。一些三年前和我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三千里江山的土地上，一些负伤的战友还在后方医院里养伤，他们也许再也不会穿上军装重返部队了，而我们却是健康地活着，而且就要奔赴新的岗位，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战友们流血牺牲创造的啊。这次工作调动，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说都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一段悲壮辉煌历史的终结，是一个新的更辉煌的历史的起点。

……

我到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被分配在合唱队的“演唱分队”，这个分队的任务是除了参加合唱节目，还要担负小演唱、小歌剧、曲艺说唱节目的排练和演出。和我一同分到演唱分队

永远
是
年
轻





的原三十八军战友还有萧元、邢超和梁纯静、杨昭彩4个同志。然而，还没有记住我们演唱分队十几个人员的名字，我便接到了去观摩东北九省民族民间文艺会演的任务。当时我国的行政区划东北是九个省，我当即赶到东北大区文化局报到，第二天就随着区观摩团到各地观摩去了。

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走遍了东北九省的省会城市，观摩了许多“二人转”、“单出头”和“东北落子”，大饱了眼福，收获颇丰。我内心设计着怎样将学到的东西，在演唱分队开展工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沈阳时，中央军委的一纸调令已经在等我了。命令要求我于1954年4月1日之前，到北京总政文工团歌舞团报到。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不得不马上和新、老战友们匆匆告别。好在那时是光棍一个，没有什么牵挂，背起那个还是从朝鲜前线背回来的背包，就向首都北京报过去了。

高元钧发火

我把合唱队一切事情安排妥之后，一个星期天，特意到小七条西头的歌舞团曲艺队，去看望曲艺队艺术指导、山东快书老艺术家高元钧^⑤，向他表示感谢和歉意。

事情是这样的。

还是在1951年的时候，我们三十八军文工团根据朝鲜战争不分前方后方，没有控制制空权的实际情况，摸索着用轻便易行的小分队，运用战士们喜闻乐见的说唱曲艺等表演形式，隐蔽分散深入前沿阵地坑道掩体，更好地发挥文艺鼓舞士气，宣传英雄人物的战斗作用。于是军文工团领导派我和王少敏（女演员）、刘朴（二胡）和王涛（三弦）4人，利用朝北第四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平安南道休整补充的时机，专程回到北京，学习民间曲艺的创作和表演。当时我们军文工团团长左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为我们联系好了到北